加蓬民间组织可持续性指数

L’Indice de pérennisation des OSC du Gabon

加蓬 2017年加蓬民间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指数 1 首都：利伯维尔 人口：1,772,255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19,200 $ 人类发展指数：高（0.702） 世界自由度：不自由（32/100） 2017年加蓬民间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评分：5.5 加蓬在2017年初面临紧张局势。实际上，该国仍然显示出选后危机的痕迹。 在2016年8月的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阿里・邦戈以微弱优势获胜后，加蓬因普遍的选举舞弊指控而陷入暴力之中。为了试图解决因邦戈连任而引发的危机，政府于2017年3月至5月组织了安贡杰全国对话。部分反对派与近880个民间社会组织参与了对话（除了几位抵制对话的反对派候选人，包括总统候选人让・平）。对话包括四个部分：开幕和闭幕仪式、一个专注于民间社会的阶段和一个专注于政党的阶段。政党集中讨论竞选资金和总统任期，而提供给民间社会的会议则涉及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当对话结束时，与会者已达成一致，修改总统选举方式，增加国民议会的议员人数，重新划分选区，并限制宪法法院法官的任期。年末时，期待国会对这些决议的批准。 选举危机还导致经济活动放缓。选举后，许多商店被洗劫，其他商店在政治气候平静之前关闭。此外，私营和半公共部门的裁员潮加剧了该国近年来面临的社会危机。 总体而言，2017年民间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没有显著变化。然而，基本人权的侵犯增加，损害了法律环境。相反，由于民间社会组织增加了社交媒体的使用作为新沟通工具，公众形象略有改善。在组织能力、财务可行性、倡导、服务提供和行业基础设施方面没有显著变化。

2017年加蓬民间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指数 2 关于加蓬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数量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然而，加蓬组织与项目网络（ROPAGA）宣布在该国登记了近1750个民间社会组织，还需加上工会组织或团体。 法律环境：6.3 2017年，民间社会组织的法律环境略有恶化，原本就相当严格。 加蓬宪法保障了结社自由和工会自由，并受到1962年第35-62号法的约束，该法规定了协会的创建，以及1994年第3-94号法，规定了加蓬共和国的劳动法典。 在2017年，想要注册的民间社会组织仍然面临许多行政程序和国家干预的障碍。法律规定，民间社会组织必须向其所属的省或市提交法律资格申请。然而，在2017年，内政部继续根据第35-62号法控制民间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授予。此外，获得最终收据的时间较长，注册决定取决于内政部的意愿。由于当局对其行动的看法，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尤其是那些倡导人权并反对政府行动的组织，获得最终收据的难度大于亲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在2017年，几乎所有新的民间社会组织都在使用临时许可证或收据。 一般而言，加蓬法律明确规定了民间社会组织的目标和角色。但这些法律也包含允许当局限制民间社会组织活动的条款。如果一个民间社会组织超出允许的活动范围，内政部和总统有权命令其暂停或解散。在2017年2月，内政部以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工作自由和使用暴力为由解散了加蓬主要的中小学教师工会——教育部门全国工会（CONASYSED）。其他工会也引起了内政部的注意，并受到解散威胁。第35-62号法在内部治理问题上相当模糊，并且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运作、融资或税收保持沉默。 作为对民间社会组织要求的回应，2017年的全国对话考虑到修订第35-62号法的必要性。然而，到年底为止，在这方面没有看到任何具体进展。 该法律没有保护民间社会组织免受政府控制、当局骚扰或因任意或政治原因而被中央政府命令解散的风险。在2017年，和2016年一样，民间社会组织遭到政府的骚扰，记录了许多对活动家权利和自由的侵犯。这些侵犯的性质多种多样：在某些工会的罢工运动后，行政压力（包括CONASYSED的解散），以及司法压力（以各种借口对教师工会成员进行逮捕和威胁监禁：扰乱公共秩序、侮辱法官、妨碍工作自由）。此外，执法部门还犯下了许多暴行。例如，警方在一个石油场所进行突袭，导致逮捕和对罢工者的暴力行为。在8月，活动家赫尔维・蒙博・金加因“煽动暴力”和“侮辱国家元首”被逮捕并起诉。被监禁后，他在单独监禁中度过了六周。民间社会组织可以提起诉讼以保护其权利或公众的权利，但许多人认为行政和司法之间的距离不够。新闻自由在这一年也受到威胁：对《北方回声》报处以两个月的停刊处罚。 言论自由也在宪法中得到保障，无论是对自然人还是法人如协会。协会可以自由讨论公共利益问题并参与公共示威，但如果一个民间社会组织采取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或立场，就会面临报复。民间社会组织需缴纳增值税（VAT），并从其员工的收入中扣缴所得税，但它们享有其他税收豁免，特别是关于它们收到的捐款和赠款。 加蓬的民间社会组织

可以在没有限制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包括外国捐赠者的捐款。民间社会组织还可以对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收费，但这些收入必须用于民间社会组织的运营支出；民间社会组织不得向其成员支付红利。 仍然没有专门处理民间社会组织相关主题的律师，因此它们必须寻求其他专业律师的帮助，如劳动法和人权。只有两个最大城市（利伯维尔和港吉尔）拥有法律事务所。其他地区的所有民间社会组织都必须向这些法律事务所寻求帮助。 组织能力：5.4 尽管在利伯维尔提供了大量的组织发展培训，但2017年民间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并没有真正发展。 工会在与其基础建立联系和接触方面表现更好，因为它们的活动涉及明确界定的群体。对于其他形式的民间社会组织来说，这种情况不太成立。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并未直接与它们所声称促进权利和利益的群体合作。例如，许多民间社会组织表示其活动涉及农村人口，但大部分时间却在利伯维尔度过。因此，它们与所声称的目标群体没有实际联系。 根据加蓬法律，民间社会组织必须在其章程（章程和内部规章）中明确其使命。然而，只有少数民间社会组织将其活动限制在其设定的目标之内。

加蓬公民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指数2017 4 在其创建时设定。其他公民社会组织的战略和活动受到可用资金的影响。很少有组织具备监测其工作或衡量其成功的指标。相反，工会系统地进行跟踪评估，使其能够评估所采取行动的有效性并确定未来的行动。 加蓬法律规定，成立文件必须明确界定内部管理机构，并清晰分配责任。尽管结构因组织而异，但每个公民社会组织都明确识别决策机构：普通或特别大会、董事会。然而，许多公民社会组织依赖少数人，而不是其组织管理的稳健性来指导其行动。 很少有公民社会组织拥有程序手册。然而，该国主要的公民社会组织努力发布技术报告、财务报表和内部及外部审计。 许多公民社会组织仍主要依赖志愿服务，因资源不足而无法招聘常驻员工。那些由外国资助者资助特定项目的公民社会组织可以根据该项目的需求进行招聘。当财务资源可用时，它们可以聘请外部专家。许多公民社会组织将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培训用于增强其成员和技术人员的能力。 加蓬的公民社会组织拥有基本设备（电脑、电话、多媒体设备）和相对昂贵的移动互联网连接。并非所有公民社会组织都能使用软件。许多组织借助与国际合作伙伴实施新项目的机会来获取或更新其设备。在2017年，使用Facebook、WhatsApp和Twitter进行运作的公民社会组织数量有所增加，而不是使用传统网站。 财务可持续性：6.3 加蓬公民社会组织的财务可持续性在2017年没有变化。与往年一样，公民社会组织在确保其融资方面遇到困难。 加蓬的公民社会组织通过不同方式为其活动提供资金。其资金大部分来自外国捐助者，特别是欧盟（EU）、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德国国际合作署（GIZ）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种对外国资金的依赖在捐助者改变优先事项时对它们造成了惩罚。例如，欧盟在2017年决定只专注于职业培训，这是加蓬公民社会组织通常忽视的领域。历史上，欧盟资助的活动范围更广，涉及健康、教育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因此，新趋势使公民社会组织失去了重要的资金来源。2017年，外国资金的总量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但公民社会组织仍然因其有限的能力而无法受益于这些资金。 公民社会组织可以获得某些加蓬公共机构和私营部门的资助。公民社会组织指责这些资金优先分配给与政府相关的组织。尽管公民社会组织可以从不同的部门和行政机构获得资助，但地方当局通常更倾向于绕过公民社会组织，直接与民众合作，因为国家与某些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存在不信任的气候。私营部门对公民社会组织的支持主要涉及健康、儿童护理、城市卫生和环境等领域。关于来自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的资金量没有统计数据。 慈善概念在加蓬尚未普及。虽然与总统家族相关的慈善组织，如阿米萨・邦戈基金会和奥马尔・邦戈基金会，为公民社会组织提供了一定的财务支持，但这些资金的分配过程并不透明，并且倾向于优先支持那些能帮助这些基金会改善其在当地民众中形象的公民社会组织。此外，这些基金会更愿意将资金直接分配给当地民众。 2017年，政府决定暂停对公务员工会会费的源头扣除，遭到了工会的强烈反对。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则通过其成员的强制会费获得资金。尽管所收会费的总额有限，但这些资金帮助它们维持运作。在2017年，公民社会组织增加了利用社交网络为其活动融资的使用。例如，动态团体发起了一项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宣传和筹款活动，以支持因工资暂停而受到影响的教师。 公民社会组织可以通过销售产品和服务来确保收入：诊断研究、实地调查、培训。这一选项主要适用于在特定主题上具备专业知识的组织，它们可以将这些知识提供给企业、地方机构和国际组织。然而，这有时会妨碍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为了与其资助者保持良好关系，公民社会组织可能会撰写一份不反映现实的报告，因为它呈现了对该资助者有利的形象。 2017年，越来越多的公民社会组织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和社会企业，其中许多决定专注于环境和青年培训。例如，年轻人借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支持创建了社会企业。此外，合作社和社区森林出售其产品，并帮助当地民众维护其从森林开发中获得的权益。 财务管理系统的稳健性因公民社会组织而异。很少有组织能够负担得起会计师来建立一个操作透明的管理系统。这种管理缺失有时促使资助者要求将大预算项目的管理委托给位于加蓬北部的公民社会组织，因为它们的财务管理系统更为稳健。审计通常由国际合作伙伴或捐助者进行。

加蓬公民社会组织的可持续性指数2017 6 倡导：5.0 公民社会组织的倡导在2017年没有显著变化。公民社会组织与决策者之间存在传统的沟通渠道，使其能够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参与某些项目或活动。此外，捐助者和发展伙伴更倾向于对其资助的项目采取参与式方法，有时还要求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加蓬的立法程序规定，在法律草案颁布之前必须进行公众咨询。在实践中，公民社会组织不得不对当局施加相当大的压力，以获取法律草案，而它们的建议并不总是被采纳。 2017年，由于其在安贡杰（2017年3月至5月）包容性国家对话中的积极参与，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增加其在改革过程中的参与，880个协会已注册参与。无论是单独还是在联盟框架内，公民社会组织开展宣传活动，以影响公共辩论、舆论和立法。例如，在2017年9月，转变联盟在加蓬和其他国家组织了一场关于治理和公民身份问题的宣传活动。然而，它们的财务资源匮乏限制了此类活动的规模，且很少有公民社会组织能够组织全国范围的活动。此外，这些活动的有效性并不明显，部分原因是公民社会组织缺乏组织、人员和财务资源，无法评估和清晰传达其影响。 公民社会组织倡导与其特定利益领域相关的政策。例如，在2017年，加蓬工人联合会（CSTG）领导了抗议在十多家公司裁员的示威活动。然而，到年底，工会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公民社会组织在网络、联盟或主题平台中聚集。许多公民社会组织平台，包括ROPAGA、加蓬良治公民社会自由组织网络（ROLBG）、动态团体和加蓬平台，2017年继续其活动。2017年，公民社会组织对游说的概念更加熟悉，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多项成功。例如，拒绝了将国家公园管理局与国家自然保护局合并的提案，扩大了新机构的权限，并签署了由Olam-Gabon公司提出的“零砍伐”禁令。 加蓬的公民社会组织意识到，其可持续性与更有利的法律框架的采纳密切相关。自2016年底以来，ROPAGA在法国公民社会组织“为人权而共同努力”的支持下，呼吁修订第35-62号法。它将其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能力建设上，

加蓬民间社会组织可持续性指数2017 7 在制度游说方面，它动员了民间社会组织（OSC）参与修订过程。民间社会组织也利用国家对话来要求改革第35-62号法。然而，尽管改革确实是对话的结果之一，但在2017年并没有对法律进行任何具体的修改。 服务提供：5.1 在2017年，民间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能力没有显著变化。民间社会组织继续在教育、健康和卫生等领域提供基本社会服务。例如，在2017年，Minvoul的土著和盟友集体（CONAMI）向当地医院捐赠了医疗设备，并为诊所补充了药品。民间社会组织还提供一系列服务，如教育、培训、法律援助和医疗车队。 工会的活动面向其会员和他们所工作的行业的员工；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则向公众提供商品和服务，没有区别。民间社会组织经常根据其目标群体的需求和优先事项调整其活动。为此，它们利用现场调查的结论、活动报告或咨询，或来自这些群体的支持请求。然而，当这些工具未被使用时，服务的提供不一定是相关的。例如，环境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并不总是使用当地需求评估工具，如知情同意（CLIP）。 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建立了声誉，其服务需求量很大。比如，Muyissi环境非政府组织因其在环境主题上的声誉而受到追捧。这些民间社会组织为公众或地方组织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例如进行研究或能力建设。通过这些能力，它们可以产生一定的收入，从而资助其日常开支。 民间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与国家机构合作，国家机构对其在社区层面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认可。它们还可以作为在外国资金支持下组织的会议和项目中的合作伙伴。2017年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加蓬政府与世界银行管理的全球野生动物保护计划（GWP）之间的全球合作，金额为1.31亿美元。该计划要求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与综合景观管理和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项目的实施。

加蓬民间社会组织可持续性指数2017 8 部门基础设施：5.2 在2017年，支持民间社会组织的基础设施保持不变。中介支持组织（OSI）继续为民间社会组织提供多平台支持：获取信息、能力建设和财务援助。主要与Bongo家族相关的大型基金会在国家层面上继续发挥其作为中介支持组织的作用。它们的活动继

续优先考虑首都和某些主题，如民主、公民参与和资源管理。我们不知道中介支持组织的资金来源，其资金分配也不透明。独立的民间社会平台也为其他民间社会组织提供资金。例如，Gabon ma terre mon droit（GMTMD）平台专注于森林和土地问题，而ROPAGA则为活跃在环境领域的民间社会组织组织了一系列能力建设研讨会。 2017年，民间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有所增加。形成主题小组的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专注于透明度和良好治理的ROLBG，以及自由民间社会平台。 虽然有当地专家培训民间社会组织管理，但在2017年，组织者似乎更倾向于将培训项目交给外国专家。大多数受益于能力建设的民间社会组织位于利伯维尔。所有其他组织必须前往利伯维尔参加培训活动。这些培训满足了当地民间社会组织的需求，这些需求由民间社会组织自身识别。例如，在2017年，提供的培训主要涉及发展、项目管理和财务管理领域，前几年的外部审计已将这些问题确定为优先事项。培训材料仅提供法语。 民间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建立了正式和非正式的伙伴关系。例如，在2017年，加蓬战略研究与前瞻性中心（CEPS-Gabon）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部门建立了伙伴关系，以鼓励年轻人发展社会企业。在私营部门，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与跨国公司Olam Gabon建立了示范性伙伴关系，以向公众宣传GRAINE（加蓬农业成就与参与国家倡议）计划，该计划是2015-2020年加蓬首个大规模农业计划。

加蓬民间社会组织可持续性指数2017 9 公众形象：4.9 在2017年，民间社会组织通过增加使用社交媒体，主要是Facebook和WhatsApp，略微改善了其公众形象。 该国互联网的使用持续增长，超过47%的人口现在可以访问互联网。因此，民间社会组织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宣传其活动，并推广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改善其公众形象。 无论是支持政府立场还是反对派立场的传统国家媒体，都对民间社会组织的角色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然而，报道的重要性往往因民间社会组织的联系、相关媒体机构的身份和所讨论的主题而异。支持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出现在国家媒体和一些私营媒体的出版物中，只要它们能够支付广告费用。倡导性民间社会组织通常只在被认为与反对派一致的私营媒体中获得报道。 尽管公众并不真正理解民间社会组织的概念，但他们对民间社会组织及其倡议的角色通常持积极态度。政府和私营部门也对民间社会组织作为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持积极态度。他们将民间社会组织视为社区资源和可靠的信息与专业知识来源。在2017年，我们观察到了许多例子：民间社会组织参与Angondjé国家对话、在GRAINE计划框架内成立技术和科学委员会、关于零砍伐的全国辩论。然而，政府对那些反对其政策或致力于保护人权的民间社会组织并不友好。 在2017年，许多民间社会组织尚未制定沟通计划以改善其公众形象或推广其活动。尽管民间社会组织试图通过社交媒体进行沟通，并与记者建立关系，但它们的努力仍然有限。记者认为自己受到民间社会组织的偏见，认为这些组织绕过了这一沟通方式，优先选择与政治机构的直接接触。 只有最大的民间社会组织才努力提高透明度，并发布年度报告和技术与财务审计。很少有民间社会组织采用道德规范。 免责声明：本文件中表达的观点是参与者和项目其他研究人员的观点，并不一定反映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或FHI 360的观点。